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十

人倫門

父子

子未盡孝當教化之

蔡文軒



子盜父牛罪當笞至於不孝一節本州當有以教化之豈可便
行編管送州會廳且將彭明乙枷項日程仍令日設拜其父候
父慈了孝即與踈放

父子非親

蔡文軒

夏達非徐明親子所以待之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於其病也

只寄之他人之家今若強其歸徐明之家未必不速其死仰且
在何婆之家候病愈日示徐明責領所有月糧合還夏達在何
家為日食之資

母子

互訴立繼家財

蔡文軒

姜子朝為人之壻肆其搬傳而欲絕妻家之祀徐薇甫為人之
子不能公於財利而激其母之訟李氏為人之母私意橫流知
有壻不知有子知有女而不知有夫家三人者皆不為無罪姑
照會聽所擬行各責戒勵狀如兩人紛紛不已徑遣姜子朝正其

離間人母子之罪迫徐薇甫正其不能承頂其母之罪如是而
又不已則是孝以有意於絕其夫之家在官亦不得而恕之
各盡其為子為母之道毋貽後悔

讀孝經

蔡文軒

送縣照已行戒約但子之於母自宜孝順於母所敬亦敬之而
况所謂外公者乎田業固不可逼賣至於一回家事之類亦何
足道且下替彭宣教讀孝經一月帖縣喚上徐立之來問限三

日

母子兄弟之訟當平處斷

吳雨巖

聽訟之法公則平私則偏所謂私者非必惟貨惟來也止緣忿
嫉多而哀矜少則此心私矣所以不能作平等觀韓應之韓閔
均許氏之子也韓應之妻子之情深則子母之愛哀若韓閔則
所謂阿奴常在目前者也母愛小子恨不與長至少韓應之乃
不能勝乃執阿奴自刻之事以操持之欲勝弟是欲勝母也應
之自有罪然挾母訴兄誰實先之為政者但見誣論可惡鍛鍊
使服而不知此三人者母子也兄弟也天倫也奈何而不平心
邪當是之時兄為官司所囚禁雖欲哀告其母柎借其弟而其
辭不得以自致母與弟又自七月諱徒主持雖欲少貸其子少全

其兄而其事不得自由外證愈急而獄辭愈刻以深於是不孝
誣告之罪上聞於省部矣若使信憑斷下應之死則死矣許氏
殺子韓閔殺兄以刃與訟有以異乎許氏何以為懷韓閔又何
以自全於天地間幸而疏駁當職遂得以選擇好同官俾之引
上三人作一處審問然後母子得以相告語兄弟得以相勉諭
而諱徒不得以間隔於其間融融怡怡翻然如初為政者先風
化刑殺云乎哉財產乃其交爭禍根今已對定若論韓應之韓
閔之罪則應之難竟坐以不孝之罪然亦有不友之罪若韓閔
則亦難免不悌之罪矣然皆非本心也最是前申謂應之不合

謂其母不是我娘欲坐以極典但未審小弁之怨孟子反以為親親此一段公案又合如阿斷今以應之閱各能悔過均可置之不問但應之以阿慈自刎資給誣告一節終難全恕既全其天倫合去其人偽申省取自指揮所有二據先照給

因爭財而悖其母與兄姑從恕如不悛即追斷

胡石壁

人生天地之間所以異於禽獸者謂其知有禮義也所謂禮義者無他只是孝於父母交於兄弟而已若於父母則不孝於兄弟則不交是亦禽獸而已矣李三為人之弟而悖其兄為人之

子而悖其母揆之於法其罪何可勝誅但當職務以教化為先刑罰為後且原李三之心亦特因財利之末起紛爭之端小人見利而不見義此亦其常態耳恕其既往之行懲開其自新之路他時心平氣定則天理未必不還母子兄弟未必不復如初也特免斷一次本廂押李三歸家拜謝外婆與母及李三十二夫婦仍仰隣里相與勸和若將來仍舊不悛者却當照條施行毋訟其子而終有愛子之心不致遽斷其罪

胡石壁

當職承乏于茲初無善政可以及民區區此心惟以厚人倫矣

教化為第一義每遇聽訟於父子之間則勸以孝慈於兄弟之
間則勸以愛友於親戚族黨隣里之間則勸以睦鄰任郵委曲
開譬至再至三不敢少有一毫忿疾于頑之意剽聞道路之論
咸謂士民頗知感悟隱然有遷善遠罪之風雖素來狠傲無知
不孝不友者亦復為之革心易慮當職方竊自幸忽阿周以不
孝訟其子為之驚愕羞媿引咎思過謂我為邑長於斯近而閭
里乃有此等悖逆之子寧不負師帥之任哉因思昔仇香為蒲
亭長民有陳元者以不孝為母所訟香驚曰近過仇舍廬落
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遂親至其家與其

母子共飲為陳說人倫諭以禍福元大感悟卒為孝子鄉人為
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鳩哺所生至今載之青史為
萬世美談今馬圭之見訟於其母與此事適相似恐亦是教化
未明之所致亟呼其母至前詢問其狀乃備陳馬圭不肖之迹
父母與之以田則鬻之勉其營生則悖之戒其賭博則遠之十
年之前已嘗為父所訟而槌以記之矣今不惟罔有悛心而且
以為怨其間更有當職之所不心聞者觀其所為若此則是真
以惡人非復如陳元之可化矣當職心實忿焉從其母之所請
刑之於市與眾棄之矣早聞其母又執至其父遺囑哀矜惻怛

之情備見於詞意間讀之幾欲墮淚益信天下無不慈之父母
只有不孝之子罔極之恩馬圭雖粉骨碎身其將何以報哉但
其父既有乞免官行遣之詞而其母亦復惻然動念不勝舐犢
之愛當職方此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亦何幸其遂為母子如初
歟今更不敢坐馬圭之罪押歸本家懇告隣舍親戚引領去拜
謝乃母友愛乃弟如再有分毫干犯乃母有詞定當科以不孝
之罪所有馬早遺囑錄白一紙入案更以一紙付馬圭歸家時
時誦讀使之知乃父愛之如此夫至則天理或者油然而生爾
仍特支官會二十貫酒肉四瓶付馬圭即將歸家以為諸召親

戒噉舍之用

毋訟子不供養

胡百璧

娶婦阿蔣桀然子立所恃以為命者其子鍾千乙而已其子狼
狽如許既不能營求勺合以贍其母阿蔣貪不聊生至鬻其榻
以苟朝夕剝牀及膚困窮極矣鍾千乙又將其錢妻用久而不
歸致割其愛聲訴于官此豈其情之得已哉鍾千乙合行斷治今
觀其母羸病之餘喘息不保或有緩急誰為之倚未敢寘之於
法且責戒勵放自此以後仰革心悔過以養其母本州仍支五斗
責付阿蔣且充日下接濟之須

自相舟之詩不作。寡婦始不能守義以安其室。自凱風之什既廢。人子始不能盡孝以事其母。載拊遺編。爲之三歎。吳和中貢士。今已久矣。不知其爲何如人。今考案牘。見其家儲書數千卷。心也佳士。前室既亡。有子七歲。再娶王氏。所望百年相守者。王氏果賢。當知敬以事其夫。恩以撫其子。此婦道也。既嫁從夫。其心豈容有異。續置田產。所立契券。乃盡作王氏粧奩。其立法之意。蓋爲兄弟同居。妻財置產。防他日訟分之患耳。王氏事吳貢士。上不見舅姑之養。下亦無伯叔之分。所一門之內。秋

毫以上。皆王氏夫婦物也。何用自立町畦。私置物業。此其意果安在哉。具貢士溺愛。一聽其所爲。固已失之當時。王氏蓋已無求夫靡他之志。具貢士嘉定九年九月死。家道頗溫。王氏若能守志自誓。扶植門力。且教其子。使之成立。不惟王氏可爲節婦。具貢士亦且有後矣。一念既偏。但知有身。不復念其夫。若子具汝求。爲非淫佚。狂蕩弗檢。王氏席卷於其上。汝求破壞於其下。子母之恩愛離矣。具貢士之家道壞矣。未幾王氏挈囊索再嫁。汝求傾貲產妻費。貧不自支。遂致交訟。豈復知有孝道。能誦我無令人之章。事既到官。當與究竟。具貢士無恙時。有屋

一區有田一百三十畝。器具什物具存。死方三年。其妻其子。破蕩無餘。此豈所以為人婦為人子哉。王氏原有自隨田一十三種。以粧奩置到田四十七種。又在具收拾囊篋。盡挈以嫁人。具汝亦既將故父遺業。盡行作壞。豈應更與繼母計較成訟。今據所陳王氏所置四十七種之田。係其故夫已財置到。又有買庫錢物。盡為王氏所有。然官憑文書。索出契照。既作王氏名成契。尚復何說。具汝求父死之時。非是幼穉。若有買庫錢物。何不自行照管。方其鬻產妻費之時。何不且取質質庫錢物使用。繼母已嫁。却方有詞。無乃辨之不早乎。以前後亦有領去銀器。

財物。批照具在。已上二事。皆難施行。但王氏吳貢士之妻也。具汝求吳貢士之子也。儻未忘夫婦之義。豈獨無子母之情。王氏改適既得所。具汝求一身無歸。亦為可念。請王氏以前夫為念。將所置到劉縣尉屋宇業。與具汝求居住。仍仰具汝求不得典賣。庶幾夫婦子母之間。不至斷絕。生者既得相安。死者亦有以自慰於地下矣。各責狀入案。照會契書給還。

兄弟

兄弟之爭

蔡文軒

所擬已明。但以情而論。則黃居易姦狡。而二弟拙鈍。黃居易稍

厚而二弟貧薄想父母存日居易霸上管業逐遠諸弟未必不以父母之財私置產業然其智足以飾姦既於分閔內明言私房續置之產與衆各無干預又於和對狀中聲說別無未盡積蓄真所謂此地無金若干兩者殊不知國家條令豈被此曹聲說點破而不行哉兄弟之身其初只父母之身也世間一等無知之人爭小利便視如仇若不相識甚可悲也黃居易當思同氣連枝之義絕彼疆此界之心周卹其二弟使兄弟和氣復人不然則父母在無私財索劫大送獄自有條法在毋貽後悔示二名取無爭狀尋喚上各人請噴示並不伏責立爭狀又據黃

居易狀情願備已錢一百貫十七界官會津惠二弟等事并據黃居易狀陳再送僉廳呈僉廳官書擬因依奉台判田業事本屬本司但以兄弟之爭故俾息訟以全天倫今三人者嗜利無耻頑不可化押下本州請徑自從條斷遣

俾之無事

蔡文軒

果能消爭融隙變闕爲怡此正當職之本心特從所請如速具無爭狀併申如更展轉嗾使定照已判施行繼據程若沔狀兄若溼弟若庸同狀立合同連等文字乞行印給所是匣追姪其殺等乞行免追外僕金先詹安罪犯聽自施行尋責據各人審

供事狀呈奉台判兄弟叔姪交爭與於此風俗大不美也微爲
江東名郡而有此不美此觀風問俗者之罪也委曲勸諭導以
天理今若汚若淫若庸齋到兄弟連押了辨祥奪合同文字及
無爭狀赴司則其兄弟之間退省靜思良心善性固未泯沒也
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即是好人案印給合同文字付各人收執
其大其毅特與行下免追仍請若淫若庸若汚兄弟念同氣之
親思鵲鴛之義勿信嗾使教唆之言輒興傷風敗俗之訟若再
來紊煩必將無理之人重寘典憲各請改過毋貽後悔再責向
後再訟罪罰狀入案訖並放

天以宗兄弟能相推遜特示褒賞

胡石壁

當職守郡半年矣每勸教未至不能使百姓興於行誼入孝出
悌以追還淳古之風而同室之鬪閭牆之爭幾無虛日正此閑
閣思過朝夕不遑而數日以來乃忽見奉蛙兄弟相推遜於溪
洞之中劉陶兄弟相推遜於鄉飲之際不覺爲之嗟嘆咏歌而
繼之以舞蹈也夫財物人之所有失之於此可以得之於彼失
之於今可以得之於後兄弟天之所生一失之餘不可復得百
之人所以舉千乘之國遜於兄弟不啻如敝屣者蓋有見於此
也若奉蛙劉陶之所爲豈不當于古人中求之乎昔王祥王覽

當東漢之時兄亦隱居三十餘年以孝友聞其後子孫極蕃以
大更六朝訖隋書數百年譜牒不能傳而後已奉挂劉陶兄弟
儻能以王祥王覽之心爲心則後之視今將猶今之視昔矣嗚
呼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當職曷勝司馬牛之歡案給據付劉更
收掌仍令客將司樸日備禮請劉同人兄弟併奉蛙兄弟赴府
當職當親與酌酒以見贊善之意王武別服教父亦足教孝是
日併呼其子父坐之堂下賜以酒示褒崇仍榜兩縣

兄弟侵奪之爭教之以和睦。

胡石壁

大凡宗族之間最要和睦自古及今未有宗族和睦而不興未

所生不知愛吾之身是
不知愛祖先也徒知愛吾之身而不知
愛兄弟之身亦是不愛祖先也必愛兄弟如愛吾身然後爲盡
奉先之孝所謂愛者如何出入相友有無相資緩急相倚患難
相救疾病相扶持雖刀小利務相推遜唇吻細故務爲涵容此
之謂愛儻或因一朝之忿與鬩牆之爭兄則欲害其弟弟則欲
害其兄以賊害之心內施於手足之間其異於禽獸者幾希矣
奉琮兄弟其可甘心於此乎且觀奉璿之詞所以攻其兄者無
所不至惟恐不勝其兄也奉琮之詞所以攻其弟者亦無所不
至惟恐不勝其弟也當職謂奉璿蓋反而思曰使官司以我爲

直以兄爲曲以加之罪或杖之或黥之吾固不恤也然我祖先
若見兄之遭杖遭黥其心將何如哉奉琮亦盍反而思曰使官
司以我爲直以弟爲曲而加之罪或杖之或黥之吾固不之恤
也然我祖若見奉璿之遭杖遭黥其心又何如哉吾爲人之弟
而至於杖其兄黥其兄吾爲人之兄而至於杖其弟黥其弟不
知所謂兄弟者異誰之子孫誰之血氣骨髓乎害祖先之子孫
傷祖先之血氣骨髓也將何顏面以奉祭祀以上丘隴乎異時
身死之後見祖先於泉壤或問奉璿曰汝兄何爲遭杖遭黥璿
將何辭以對乎或問奉琮曰汝弟何爲遭杖遭黥琮將何辭以

有乖爭而不欺蓋叔伯兄弟比日是祖先子孫血氣骨髓自呼一
源若是伯叔兄弟自相欺凌自相爭鬪則是一身血氣骨髓自
相攻相剋一身血氣骨髓既是自相攻相剋則疾病病患中外
交作其死可立而待矣故聖賢教人皆以睦族爲第一事蓋以
此也奉璿奉琮皆是一家兄弟以今日論之雖曰各父各母似
覺稍踈然以祖先視之皆子孫也祖先之愛奉琮無以異於愛
奉璿祖先之愛奉璿無以異於愛奉琮奉璿奉琮若能體祖先
愛子孫之心則兄見其弟必曰是吾祖之孫也吾何可以不恭
之如此則必無爭必無訟矣惟其不知以祖先爲念於是爾我

始則相視爲路人後則相疾爲寇讎嗚呼祖先養育子孫只望代代孝順人人變文以共保家業以共立門戶而一旦爲路人爲寇讎死者有知其能瞑目於九泉之下乎當職觀奉琮兄弟供吐之間儘有條理看來亦曾讀書非其他懵然無知者比而其所以興同室之鬪者隻只是一時爲利慾所蔽無人以天理人倫開曉之耳當職叨蒙上恩假守于此布宣德化訓迪人心正太守之責也今奉琮兄弟本無大可爭之事而又粗有可教之資其可不以誠心實意教之以人倫以感發其天理乎爾兄弟今當各思吾之身是祖先之所生兄之身弟之身亦祖先之

對乎爾兄弟能一念及此則必幡然而悟不俟終日而遷善遠罪矣昔日清河之民有兄弟爭財者郡守蘇瓊告以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宅遂感悟息爭同居如初當職諄諄之誨視蘇瓊又加祥焉爾兄弟其可不如清河之民乎請推官更切開譬折衷在前如果有侵奪私下各相償還自今以後輯睦如初不宜再又紛爭以傷風教如或不悛定當重寘無所逃罪矣

兄弟之訟

胡石璧

鄒應龍兩月前曾當廳按狀以訟其兄當職覽其詞觀其貌便知其是一無理之人書判之間已示懲戒之意未幾其兄應祥

果許其不恭其弟應麟又許其不友竟不逃當職之所料紛兄之臂而奪之食猶且不可况揮肱以折其齒執挺以叩其脛乎且應祥嘗養應龍之子爲子已不幸短命而死則又養其女以爲女矣及笄而嫁之爲兄如此亦不可謂之不友矣應龍何乃不念天顯而不恭如此之甚邪豈惟不恭而已哉堂有慈親年踰六十義既乖於同氣孝寧慰於母心好貨財私妻子之念一炎於中遂至不孝於母不恭於兄不友於弟舉天下之大惡一朝冒爲之而弗顧右人也真禽獸之不若矣尚何面目以戴天履地乎今應祥應麟恐傷慈母之懷不欲終訟固足以見不藏

怒不宿怨之心但應龍罪惡不可勝誅難盡從恕以恩掩義者兄弟之至情也明刑弼教者有司之公法也二者不可偏廢鄒應龍從輕勘一百至若分產一節雖曰在法祖父母父母在子孫不許別籍異財然紹熙三年三月九日戶部看詳凡祖父母父母願爲標撥而有照據者合與行使無出入其說以起爭端應祥兄弟一力財產既是母親願爲標撥於此項申明指揮亦自無礙今復混而爲一固不失其爲美但應龍頑嚚之心終不可改今日之美意未必不復爲他日之厲階固不若據已標撥各自管業以息紛爭之爲愈也此非有司之所能決母子兄弟

自擇利而圖之

弟以惡名叱兄

胡石壁

丁細七盜葬祖墓既從遷改其罪已可原但與丁居約丁五十
二爲堂兄弟畧無友愛之義而遽興誣罔之詞狀中所稱一則
曰丁花晚再則曰丁花晚爲人之弟而以此等惡名叱其兄委
是有傷風教杖一百枷項令衆半月餘人並放

兄弟論賴物業

劉後村

在法已分財產滿三年而訴不平及滿五年而訴無分違法者
各不得受理翁睥翁顯係親兄弟其父翁宗理在日有田五十

八種於淳熙十二年分撥與二子各得田二十九種宗理慶元
六年死翁睥將所得田二十九種盡行典賣及曾將共段田陪
併與弟翁顯原契見存翁顯又冒執親隣就丁政遠邊贖得翁
睥原典山及作翁團名典得魏齊箕田鄉民辛勤增置此小田
業豈是容易翁睥已死其子翁填覬覦乃叔物業輒妄入詞稱
是翁顯將在衆錢物置到田產欲行均分自淳熙十二年至今
已及三十六七年翁顯執贖契置到田業皆是嘉泰已後及有
是嘉泰十一年者豈行是在衆錢物委是被人教唆妄生詞訴
且免斷契給還翁顯餘人並放

兄侵凌其弟

劉後村

人不幸處兄弟之變或挾長而凌或逞強相向產業分析之不均財物侵奪之無義固是不得其平然而人倫之愛不可磨滅若一一如常人究極至於極盡則又幾於傷恩矣丁瑠丁增係親兄弟父死之時其家有產錢六七貫文丁瑠不能自立就弱村婦縱情飲博家道漸廢逮三兄弟分析不無偏重之患既分之後丁瑠將承分田業典賣盡其盡又垂涎其弟侵漁不已丁增有牛二頭寄養丘州八家丁瑠則牽去出賣丁增有禾三百餘貼頓留東田倉內丁增則搬歸其家丁增無知兄何遂經府縣

併牽牛搬禾入陳諭追到丁瑠無以為辭却稱牛是聚錢買到禾係祖母在日生放之物尋行施照丁增買牛自有照據祖母身死已久安得有禾留至今日蓋丁增原係東田居住因出贅縣坊內有少祖禾安頓東田倉內丁瑠挾長而凌其弟逞強而奪其物而到官尚復巧辨飾非以蓋其罪官司不當以法廢恩不欲盡情根究引監丁瑠備牛兩頭仍量備禾二貼交還丁增如更不體官司寬恤之意恃頑不還併勒丘州八仍追搬禾入一併監還丘州八阿張押下行知寨楊九劉二先放

兄弟爭財

劉後村

棠棣之華鄂不譁譁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豈非天倫之至愛舉天下無越於此乎徐端之一弟一兄皆以儒學發身可謂白屋起家者之盛事新安教授乃其季氏也鴻鴈行飛一日千里門戶寢寢榮盛徐端此身何患其不溫飽而弟亦何忍坐視其兄而不養乎墳以倡之箠以和之此天機自然之應也今乃肆作弗靖視之如仇敵乘其迂從之來陵霄之狀殊駭聽聞且其家起自寒素生理至微鄉曲所共知也端謂其游從就學之日用過衆錢一千緡是時雙親無恙縱公家有教導之費父實主之今乃責償以此恩愛何在况徐教授執出伯兄前後家書具言

其家窘束之狀歷歷如此徐端雖竄身吏役惟利之饕養豈得不和同氣之大義顛冥錯亂絕滅天理一至於此乎前此見於兩府判之詳議者至矣盡矣州家恐爲風教之羞且從僉廳所申脩以和議過此以往或徐端更肆無饜之故罷訟不已明正典刑有司之所不容姑息也

與義兄爭業

包宰

立如乃阿黃前夫之男帶來嫁與丘閏阿黃與丘閏共爭再生立寅立寧立閏必不肯私其妻前夫之子若有置到田業合作在閏名字索到立如戶下契書並作立如名字交關此是立如

將故父財物營運置到無疑。丘閏之詞亦謂自置田業。作丘閏名字。丘如自營運到。作丘如名。此却是丘閏本心說話。所謂狀上語。皆丘寅等捏合。丘寅等只合分丘閏置到之業。却無緣分析義兄財產。若謂父母在。不得別籍異財。然丘如本是李家之子。不礙上條。但丘如既已有財產。却不得再分丘閏田業。則丘寅亦自無說。所有供贍繼父葬送母親。丘如合當諸子分之一。不可以前後異其心。案引上各人讀示。仍申臺府。

兄弟爭葬。父責其親。舊調護。同了辨雜事。

天水

曾知府處置子弟輕重失中。釀成今日之禍。知府既捐館。其事往矣。大夫葬有日。二子正當平心定氣。克終禮制。了此大事。顧乃各脩舊怨。人執一說。彼此求勝。不知於奉親送終之義。虧矣私慾。既熾。天理益昏。爲之親戚。故舊者。所當開明義理。反覆敷陳。良心一還。則百念皆正。豈有三理終於晦蝕者哉。而乃阿其所好。不惟不能正救。又從而誣說之。抱薪救火。不但無益而已。官司爲國家行法。從公定斷。自當聽從。顧念名家之後。父死不葬。必待求直於官司。將遂爲終身玷。君子愛人。以德義當存大體耳。兩兄弟所執。六人或是士子。或宦家。何苦各私所親。自犯

不遑今請此六人者以曾氏名家葬親大事爲念各持公論極力調護使其兄弟各遂天倫之愛急辦葬親不惟免被官司督過抑且永爲鄉曲美事官司當以五日爲期坐待回報彬當同共致辨如更不體官司告戒之意三尺具有自當施行

夫婦

妻已改適謀占前夫財物

胡石壁

昔漢時有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戍邊將行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而有老母無他兄弟侍養吾不遠汝肯養吾母否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終無嫁意三年

喪畢父母哀其無子早寡將改嫁之婦曰夫去時屬妾以養母既許諾之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歆自殺父母遂不敢奪其志養姑二十八年而姑死盡賣田宅以葬之乃終奉祭祀世稱爲孝婦阿常爲巡檢之妻不幸夫亡猶有姑在老而無子誰獨可哀阿常若稍有人心只當終身不嫁與乃姑相養以生相守以死如陳孝婦之義可也夫死未及卒哭乃遽委而去之棄姑如棄路人易夫如易傳舍其心抑何如此之忍邪阿侯一身無所倚賴遂依其婢阿劉夫婦以苟活則其不得已之情可想見矣阿常改嫁之後兩年之間

更不能走一介以訪問其啓處及聞其死也反與訟以取其遺
資縱阿侯所蓄之數果如阿常所陳則養生送死皆阿劉夫婦
之力既當其大事則以此酬勞亦所當然阿常背夫絕義豈可
更有染指之念况未必有之乎律諸居夫喪百日外而貧乏
不能存者自陳改嫁阿常喪夫於淳祐元年之二月至今年四
月纔當除服而今改嫁已看尾三載若欲引百日外自陳之令
據阿常所陳其夫囊中如此厚即非貧乏不能自存者矣然則
坐居喪嫁之律從而離之夫誰曰不然張巡檢身爲命官豈不
識法知而與爲婚姻合五等論罪况此等不義之婦將安用之

嫁至于再已爲不可今自錢而徐自徐而張至於二矣朝彼暮
此何異娼優之賤當其背錢而歸徐徐不以錢爲鑒而娶之故
使其母不獲孝婦之養今又背徐而歸張張又不以徐爲鑒則
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乎茲巡檢既非本府所轄難以
將阿常遽行取斷牒所屬徑自照條施行其可其否聽其區處
但其男張良畧係是張巡檢之子與徐巡檢之家有何干預而
輒橫興詞訴意在騙脅情理可憎合示薄罰決竹篋一十押出
本府界所有阿侯財物有無更不追究仰阿劉夫婦以禮埋葬
又據阿常所供稱徐巡檢身死之日存下見錢三百貫金銀器

凡十數項官會三千貫最爾巡警一職俸給所入有幾何一家衣食之外而囊橐又復如此果何之品而來哉唐盧坦有二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剥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徐巡檢若果有此財也必剥下以致之者也今遂歸於他姓之手殆天不肯富不道之家歟居其職者宜知所戒矣

妻替夫悖舅斷罪聽離

胡石璧

阿張爲朱四之妻凡八年矣適人之道一與之醜終身不改况歷年如此其久者乎縱使其夫有一惡疾如蔡人阿張亦當如末

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奈何去今朱四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手能運足能行初未嘗有蔡人之疾也阿張乃無故而謂之癡愚歎相棄替已失夫婦之義又且以新臺之醜上誣其舅何其悖之甚也在禮之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則出之阿張既訟其夫則不宜於夫矣又訟其舅則不悅於舅矣事至於此豈容強合杖六十聽離餘人並放

女嫁已久而欲離親

胡石璧

王顯宗破蕩不檢屢遭刑罰聶懿德以其玷辱門戶遂欲離親其說固未爲不是但婚姻重事所貴謹始纔是納采已不可悔

况成婚已越十九年之久乎聶懿德係旌表門閭之後可謂名
家而乃以其女妻吏人之子其無知無識亦已甚矣事至今日
嗾齎何及况據其女所供自稱夫婦和睦如此則是欲離者聶
懿德也其女固不願也雖然推原事情却尚有可疑者王顯宗
刑餘之人罪惡如此父母國人皆賤之將不待買臣之妻然後
求去矣而阿聶獨依依然不忍去豈果有烈女不事二夫之操
哉聶懿德所謂王伯慶逐子留婦或者其因於此矣事屬暗昧
不欲以疑似之迹而遽加罪於人仰王伯慶遺阿聶還其父家
却不許擅自改嫁俟王顯宗將來改過自新俾為夫婦如初如

此則王伯慶可免瓜李之嫌矣

夫欲棄其妻詎以曖昧之事

胡石璧

在禮之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則出之在法妻有七出之狀而罪
莫大於淫佚虞氏得罪其姑至于興訟而所訴之事又是與人
私通兼此二事其不可復合亦明矣今江濱史抱母龔氏狀却
隱諱前事只令押其妻虞氏自歸侍奉不知虞氏有何面目復
歸其家官司合與究竟而虞氏方始明白牒邵武軍追江濱史
申解候到司日却喚上虞士海理對 江濱史追到再判 在
法姦從夫捕謂其形狀顯著有可捕之人江濱史乃以曖昧之

事誣執其妻使官司何從爲據江濱更駟僮小人不知此義固不足責但事在有司須要結絕江濱更自知理屈於前事不敢堅執却又稱虞氏曾令妾搬去房奩器皿是虞氏盜與妾俱有大槩是撰造無根之詞遷延歲月使虞氏坐困不願復合而休離不出於己其小人之尤者所謂器皿必有名件押下僉聽從實供 供呈再判 夫婦人倫之首禮經所重故曰妻之爲言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江濱更設心措慮欲奪其妻事出無名遂誣以閨門曖昧之私而加以天下之大惡詞窮理屈又謂妻盜搬房奩器皿及勒令對辨則又皆虞氏自隨之物古者交

絕不出惡聲謂其實有此事猶當爲之掩覆今江濱更擇造事端以爲獸之行誣其妻虞氏亦人爾尚何面目復歸其家虞士每既稱情義有虧不願復合官司難以強之合與聽離虞士每先放江濱更勘杖八十押下州學引試別呈

緣妬起爭

王實齋

余文子既以女擇婿何必逐婿余氏既委身事夫何必背夫黃定既爲余文子之婿亦無不禮婦翁之理余文子許黃定毆打一節據知證店主人以爲余文子故入店內尋爭此不必問但起訟之端只因妾挂董生子黃定偏於愛余夫專於妬婦人不

賢世多有之顧何責於此輩監定當廳拜告其婦翁以謝往夫
仰余文子富廳遣女姪還定責領併監立限改嫁桂童別覓
乳母庶息兩家紛紛之訟餘人故仍申

官族產妻

天水

士大夫之後其子孫有賢有不肖固不能保其長有富盛不墜
其家世然不幸至於流落失所縱官行法者得不為之惻然動
心乎丞相秀國陳公先朝實與鄭國公富公並相五海而至其
孫思永去先世蓋未甚遠也思永之女嫁與吳子晦為妻亦是
宦家之後不能自立家道掃地與其妻寄寓於陳李淵之家陳

氏與針指以自給為貧至此為之奈何士大夫誰無惻隱之心
苟知其事念之可也賙恤之可也因其貧而利其人誘致以為
婢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雷司戶名門之後將以功名自期顧何
利於一婦人而自犯不韙貽誚且評陳氏之母劉氏有詞官司
以其為陳秀公之孫不忍坐視其失身未為上世之玷不得不
為施行追到吳子晦方且力諱其事索到雷司戶產契再三詰
問方據剖露詳其初欲產之時始則招吳子晦飲酒誘致先留
陳氏在其家一夕次日方令立契若將陳氏畧行究問必有甚
不韙者司正不欲盡情根究耳先朝有士大夫部綱折陷將以

妻女鬻償官者名賢見之傾囊倒篋與之尋爲辨裝奩嫁遣使
得所歸載入傳記迥爲美談雷司戶聞此事獨不有愧於心乎
在法宦妻與人者同和離法吳子晦合依上條定斷官司未欲
盡情施行且令劉氏當官責領其女歸家若其夫子晦有可供
贍不至失所却令復還萬一不能自給無從贍養其妻合從劉
氏改嫁官司却當備條給據陳季淵名相之諸孫受人濡沫却
與親姪女着押在契此豈復有人心引押下請門長自行遣仍
牒門長照會從所陳住罷所給義庄米雷司戶幹人程八乙別
吳子晦免不坐併劉如圭放在契毀抹

孝

孝於親者當勸不孝於親者當懲

真西山

當職昨以三事諭民首及孝悌數月以來累據東廂申到如承
信郎周宗強者其母安人陳氏得疾幾危宗強割股救療遂平
復雖非聖經所尚然其孝心誠切實有可嘉今忽據百姓吳拾
同妻阿林懇其子吳良聰不孝再三審問具言其詳當職奉為
郡守不能以禮義訓人致使民間有此悖逆日夕慙懼無地自
容周承信除依條支賞外特請赴州置酒三行以示賓禮之意
用旗幟鼓樂鞍馬繖扇送歸其家吳良聰罪該極刑姑與從輕

杖脊二十髮髮拘後一年仍就市引斷使人知孝於其親者有
司所深敬不孝於其親者王法所必懲兼此邦之人本來易化
只緣官司不知訓勵故有無知而輕犯者今為爾民畧陳大義
取肝救父

百行莫大於孝郡邑之布宣孝治尤今日之先務也詹師尹以
父疾弗愈剖肝膳之默有所相旋即更生其人鄉吏之子也急
親之病自親其身不愛焉人子之孝至此盡矣然以匹夫小吏
能舍生以活其親閭境士民間風觀感相戒以養陶成純孝之
俗顧不美歟詹師尹見此照條支給旌賞外更特支錢二十千

發下仍委自可知縣與之補充優輕局分俾得以為孝養之資
亦所以廣風勵之意也

不孝

不孝

蔡九軒

知縣五日一呈正所以柔道化之甚善甚善送縣於一日呈之
時更訊五十以警其善心之生更改作兩日一呈仍收禁之滿
一月不改辭來

毋訟其子量加責罰如再不改照條斷 胡石磴

胡大為人之子而不能順其母遂致其母訟之夫母之於子天

下至情之所在也。而乃一旦至此。必有大不能堪者矣。本合重作施行以正不孝之罪。又恐自此母子兄弟。不復可以如初矣。且押下廂就本人家決十五令拜謝阿李仍令四鄰和勸如再不改前非定當照條斷罪。

祖母生不養死不葬反誣訴族人

方秋崖

阿王生而孤老所當供養者其子孫也死而葬埋所當經理者其子孫也子孫零落獨有一胡師琇尚存迺飄棄出家不顧祖母生則族人養之死則族人葬之為師琇者尚何面目立天地之間哉族人哀金而葬以其不利也而遷焉與其他發掘塚墓

不可同年而同語也使當職處此遷葬者本自無罪可科今所司既為將兩人勘錮監遷原處為師琇者亦可已矣至經上臺囑訟不休然則養其祖母葬其祖母者乃師琇之讐人邪不可謂知恩報恩者矣此蓋販賣丘中之骨未滿其意親死之謂何又因以為貨不孝者在法供養有缺者徒二年此師琇祖母在時之刑也骨肉相棄死亡不躬親葬斂者於徒二年上重行決配此師琇祖母死時之刑也罪在十惡之地從輕勘杖一百

編管鄰州申照會

亂倫

婦以惡名加其舅以圖免罪

胡石壁

阿張為人子婦。不能奉尊長。首尾不及一年。厥舅兩以不孝訟之。據其所供。醜不可道。事涉曖昧。虛實雖未可知。然婦之於舅。姑猶子之事父母。孝子揚父母之美。不揚父母之惡。使將八果有河上之要。阿張拒之則可。彰彰然以告之於人。則非為尊長諱之義矣。况將八墓木已拱。血氣既衰。豈復有不肖之念。阿張乃一過犯婦人。若果見要於其舅。亦決非能以禮自守而不受。侵凌者。此不過欲僥倖以免罪。故以惡名加之耳。禮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則出之。今將九因阿張之故。遂至棄父養。出外

別居。不顧父母之養。不孝孰大。其子當斷。其婦當逐。然後理阿張。決十五押下射克軍妻本廂。追上將九杖六十押歸。供侍不許。再有違犯。如將八再有詞。定當坐以不孝之罪。

子妾以姦妻事誣父

胡石壁

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黃十為黃乙之子。縱使果有新臺之事。在黃十亦只當為父隱惡。遣逐其妻足矣。豈可播揚於外。况事屬曖昧。手符同厥妻之言。與成婦翁之訟。惟恐不勝其父。而遂以天下之大惡加之。天理人倫。殘絕盡矣。此風其可長乎。決脊黥配。要不為過。且以愚蠢無知。從輕杖一百。編管鄰州。勒歸

本宗阿李恃慢舅姑亦不可恕杖六十餘人並放

既有曖昧之訟合勒聽離

胡石壁

新臺之事委屬曖昧阿黃陳詞於外則以為有供對於獄則以為無若但據其先後之詞而遂以為有無之決是非鮮有不失實者當職今親至院逐一喚問耳聽其辭目察其色阿黃應對之間頗多羞澁似若有懷而不敢言李起宗爭辯之際頗覺囁嚅似若有愧而不能言當職今固未敢決然以為無也如必欲究竟虛實則搗楚之下一懦弱婦人豈能如一強男子之足以對獄吏哉終於誣服而已矣况此等醜惡之事只當委曲掩覆

亦不宜揚播以貽鄉黨之羞又尊卑之間反自如此縱無此事亦難復合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此禮經之所以垂訓萬世者也阿黃之不見說於舅必矣其夫婦雖欲借老其可得乎合勒聽離黃九二將女別行改嫁李起宗免根究

弟婦與伯成姦且棄逐其男女盜賣其田業 翁浩堂

謹按律曰諸姦總麻已上親之妻者徒三年楊自智與楊自成係是親堂兄弟自成娶妻邵氏生男女三人而自成亡使阿邵卓有婦德痛死憐生耕故夫之田祭死者以養其孤豈不義聲昭著雖有強暴之男孰得而侵凌之哉今則不然在夫卒哭制

中已與伯楊自智譴弄自智禽獸其行淫亂罔極遂併包阿邵
歸房為妻滅理敗倫聞者悲憤此猶其罪之次者最是自智阿
邵成姦之後將自成男女盡皆棄逐將自成田業盡皆盜賣破
人之家滅人之子絕人之祀雖行道之人所不忍為而自智阿
邵忍為是乎罪惡至上通天矣近親楊自達自淳祐元年入
詞至今四年不曾剖決死者有知豈不銜痛茹憤于九泉之下
當職因阿邵毋陸氏有詞乃得究竟本末陸氏非為自成聲冤
者蓋自智破蕩淨盡阿邵無所存立故子毋相謀欲當官正名
休離而去利在則棄同即異利盡則舍故謀新阿邵之計亦其

狡哉今官司只得盡情為之區處先正自智阿邵之罪引就三
丙乙位下取自成男牙兒歸宗奉自成香火所有自智盜賣過
自成田地六段內除一項給與男邵僧者勿問外五項皆謂之
違法交關引就典賣主客人名下索回原契毀抹案為置立產
簿翦與之具載當官印押給付牙兒照併關鄉司起戶招稅
但牙兒年小未能成立候取回日且付房長楊自達撫養田地
付揚自達交收候牙兒年長令却自主掌揚自智免監贓牒押
出處州界阿邵斷訖責付陸氏交管盧自成等放

叔母訟其姪打破莊屋等事

胡石壁

阿劉奉千十一之叔母也。奉千十一當以叔母之禮事之。今使之至於不遠數百里赴愬於訟庭之下。必有大不獲已者。為人子姪而使其叔母至此。豈可不知所羞惡乎。當職昨日見之書判。繼而面諭。所以全汝叔姪兄弟之誼。可謂至矣。盡矣。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但阿劉所愬奉千十一打破莊屋等事。恐亦不能無之。今既欲釋叔母之忿。復兄弟之歡。豈可不伏辜謝過。舍其舊而新是圖。不然。則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其爭訟尤未已也。若劉四十五彭鬼師等。既非善良。何可與之交涉。群居終日。

所談必非正言。必非好事。今後此徒。皆當一切屏去。則同室之內。自此永無間言矣。示奉千十一乙仍帖縣究實。劉四十五彭鬼師前後有無過犯。如果為鄉曲蠹害。照已追解來。

叔姪爭業令稟聽學職教誨

胡石壁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當職德薄望淺。不足以宣明德化。表率士風。而使爭爭陵犯之習。見於吾黨。有愧於古人多矣。否則威之撻以記之。正懼有所不容。但已者而諸友。乃能舉責善之誼。以啓其良心。使其叔姪之情。不遠而復。豈非區區所望於學校之士者歟。示周德成叔姪。仰即日稟聽明朋友教誨。遂

為叔姪如初若或不悛則王汝于成者將不得不從事於教刑矣

宗族

恃富凌族長

蔡父軒

本司以勸農河渠繫街水利固當定奪本職以明刑弼教為先名分尤所當急范寬以富而凌霍其窮困之族叔動輒以服絕為言如此則族之尊長皆可以服絕而毀辱之矣後生小子不知有宗族骨肉之義本合科斷以其稍能讀書不欲玷其士節押下廳請具兼魚拙楚二十以為恃富凌族長者之戒仍帖

縣嚴行不許富豪霸占水利以困小民其范格特與免追詞人

訟曾叔祖占屋延燒

胡石壁

甚哉銀元賡之不仁也銀仲貴為其曾叔祖老而無室廬正所謂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行道之人猶將念之銀元賡稍有怵惕惻隱之心則必將解衣以衣之推食以食之假隙宇以處之矣一間茅舍所直幾何銀仲貴占借以居要豈得已而銀元賡乃遽興詞訟必逐之而後已邂逅延燒莫知所自遂疑其為銀仲貴之所為父子二人更迭論訴道乖綏族誼爽篤親朴作

教刑不容但已銀元賡決十下但銀仲責為人尊長亦當自知羞恥自識去就豈可恃其身老行尊無所顧藉多行不義取憎於人髮短心長焉得無罪且責戒勵一次今後如更惹詞定行定斷

誑族人行盜

方秋崖

駱伯友訴所失不過錫瓶布袋耳而搜之族則功總之親也昔人有遭盜者曰幸深夜無人知吾若執爾遂使爾終身受盜賊之名吾不忍也彼於凡人尚能如此而况同曾大父之叔姪乎遂使十連者數人繚繩者數月學者不如此也學司除學籍錄

人奴

鄉里

鄉鄰之爭勸以和睦

胡石壁

大凡鄉曲鄰里務要和睦纔自和睦則有無可以相通緩急可以相助疾病可以相扶持彼此皆受其利纔自不和睦則有無不復相通急不復相助疾病不復相扶持彼此皆受其害今世之人識此道理者甚少爭眼前強弱不計長遠利害纔有此小言語便去要打官司不以鄉曲為念且道打官司有甚得便宜處使了盤纏廢了本業公人面前陪了下情着了錢物官人

廳下受了驚嚇喫了打細而或輸或贏又在官員筆下何可必也便做贏了一番冤冤相報何時是了人生在世如何保得一生無橫逆之事若是平日有人情在鄉里他自衆共相與遮蓋大事也成小事既是與鄉鄰讐隙他便來尋針覓線掀風作浪小事也成大事矣如此則是今日之勝乃為他日之大不勝也當職在鄉里常常以此語教人皆以為至當之論今茲假守于此每日受詞多是因閑唇舌遂至興訟入詞之初說得十分可畏及至供對原來却自無一些事此等皆是不守本分不知義理專要爭強爭弱之人當職之所深惡正要懲一戒百今觀唐

六一訴顏細八顏十一之由只是因楊四唆使之故楊四處鄉鄰之間不能勸諫以息其爭而乃鬪喋以激其爭遂使兩家當此農務正急之時拋家失業妄興詞訴紊煩官司其罪何可逃也楊四杖六十唐六一顏細八顏十一當廳責罪賞狀不許歸鄉里事並放仍各人給判語一本令將歸家遍示鄉里亦興教化之一端

勉寓公舉行鄉飲酒禮為鄉閭倡

胡石壁

當職猥以非才承乏守郡每自惟念公朝推擇之意豈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刀筆廂篋之務而已固將使之宣明教化以厚

人倫而美習俗也故自交事以來凡布之於榜帖形之於書判
施之於政事莫不拳拳然以入事其父兄出事其長上者為吾
民訓今既數月矣近者見而知之遠者聞而知之其比閭族黨
之間自宜詳體此意長者勉其少者智者誨其愚者賢者誘其
不肖者相率而為禮義之歸而舊俗為之一變矣然每閱訟牒
垂爭凌犯之習曾不少衰其間利害不能以稊米即為欺詐以
相傾挾財力以相勝結黨仇以相攻不特親戚鄰里反眼若不
相識雖父子伯叔兄弟亦復相視如寇讐然嗚呼天惟與我民
彝豈若是哉蓋移風易俗使夫人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

能為爾當職其敢不自咎徒忿疾于頑而弗思所以為迪言康
之道乎竊惟三代教民之法莫切於鄉飲酒禮觀其致尊遜以
教不爭致潔敬以教不慢父坐子立以教孝老坐少立以教悌
序賓以賢以貴德序坐以齒以貴長序饌以爵以貴貴飲食必
祭以示不忘本工歌必獻以示不忘功燕及沃洗以示不忘賤
凡登降辭受獻酬之義籩豆鬯俎之器升降合樂之節無非教
也當是時也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兄與兄言友弟與弟言
順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
勞而能故其俗既成之後雖衰世之公子皆篤於信厚而非止

於麟趾之盛時也。雖江漢之匹夫，皆知無思犯禮而非止於京邑之近也。雖抱衾之賤妾，皆知自克以義而非止於關雎之后妃也。雖牛羊之賤吏，皆知有所不忍傷而非獨公卿大夫之賢也。是以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又曰：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然則是禮之廢與存亡，其所繫豈不重歟！萬世之下，有志於化民成俗者，舍此而將奚先焉？唐李正一為常州刺史，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為鄉飲酒而人人知勸。裴煥之為宣州刺史，亦舉行此歌。至白華華黍南陔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物遂性之義，聞者至於泣下。天理之在

人其不可泯滅也如此。夫當職一自揣度，輒有倣鹽之心，將與諸君子講明肄業而准行之，使郡之父老子弟相與周旋揖遜乎其間，日就月將，耳濡目染，遷善遠罪而不自知，獄訟止息，刑措不用，則期民不愧於齊魯之民，而太守亦庶幾不為龍蠶之罪人矣。獨抱此志，未知所遂，而劉司戶乃先得我心之所同然，首以為細曲倡，壘壘一紙藹然仁義之言，當職撫卷三歎，真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吾今而後益信。鄙人之猶足用為善也。昔王豹處于淇，而河西善謳；繇居處于高唐，而齊右善歌。為其事而無其功者，未之有也。願司戶與同志之

士力行之異時有爭訟曲直者望王烈之廬而復還人之欲為不善者恐司馬公邵先生知之而止如州則豈惟郡人有耻且格雖由之兼善天下不難矣豈不盛歟請今遇行禮時錄名見示庶可因其從違察其所嚮且欲薄助錢酒以見區區勸勉之意併榜市曹及兩縣如各鄉士民有能做此者仰各縣采實具申當行褒賞以為風俗之勸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十終



